

从《与幼小者》至《亲子》

——作为一种暗示的有岛文学——

张 翌 彤

序

在有岛武郎的文学创作中，有两篇文章是涉及到了父子关系的作品。一篇是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发行的《新潮》第二十八卷第一号上的《与幼小者》，另一篇是登载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发行的有岛武郎个人编辑发行的杂志《泉》第二卷第五号上的《亲子》。

《与幼小者》是有岛武郎，以父亲的口吻对自幼就失去了母亲的三个儿子写的随笔性的作品，作品末尾标署的搁笔时间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八日。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有岛正处于创作精力旺盛时期，按历来的说法来说，他是从妻子有岛安子和父亲有岛武去世后，获得了时间和心灵上的自由而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的。

《亲子》是一部以自己 and 父亲有岛武为创作原型的小说。这部作品搁笔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二日拂晓，而有岛和情人波多野秋子情死于轻井泽是一九二三年的六月九日，《亲子》的创作距有岛的离世仅仅不到两个月，是有岛武郎的最后—部小说。他这一时期的创作通常被称为落潮期。

实际上，关于两部作品的评价，主调上可以说是前者倾向于明，后者倾向于暗。我认为这作品上的评价受了许多作品以外的事情、事件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外尾登志美_{<1>}与内田满_{<2>}两位认为：《亲子》中所描写的“很明显地见老了”一文，说的不仅是父亲的衰老，同时，也把作者自身生命力的衰竭暴露了出来。说“这一点‘成了象征作品性格的部分。’”

作品的性格是否真的如上所说，还是个疑问。为了避开关于作品的读解过于受外界事实左右之弊害，很有必要找出一个新的审视作品的视点，从新的角度对作品进行考证。《与幼小者》本是以父与子为题材的。《亲子》这篇作品虽是以农

场经营问题为题材，但鉴于其命名为《亲子》这一点必有作者其用意，在本论中试图从父与子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作品。

—

《亲子》这部作品的内容据高山亮二^{<3>}的考证是，把十几年前即明治四十年夏天随同父亲一起访问狩太农场时的事、明治四十二年秋天在农场进行收支清算的情况和父亲有岛武与农场开垦承包人进行土地买卖交易的情况三者合一而成的，将作品时间设定为明治四十二年秋天，地点设定在农场事务所。主题是为儿子着想而拼命努力从事农场经营的现实家父亲一方、与对土地私有及剥夺农民从思想上抱有疑问的理想家儿子一方之间的对立和感情纠葛。

(一)

在这里，让我首先检证一下到目前为止的关于《亲子》的评论。

早期的《亲子》评价有濑沼茂树^{<4>}说：把父子之间的年龄差拉大的写法一方面强调两者之间难以融合的对立，同时又有加大对父亲的理解和同情的余地的作用，“在这里很有父子的情味。”

继之有本多秋五的“具有代表性的私小说”之说^{<5>}，他认为“文中所描写的场面——我相信那也是实际曾有过的场面——是有岛尽全力和父亲抗争的场面。但是儿子在父亲的面前最终还是压住了自己。儿子对父亲的即使是伤害对方（农场的开垦承包人）的心，牺牲农场长工而使他们依旧贫穷，也要保护自我作为农场主的利益的态度感到坐立不安。可是他也很理解父亲的作为一个人而自然拥有的心情。”

到了西垣勤^{<6>}，则把《亲子》定位为“私小说风格的作品，”认为这是一部“有意图地写作出来的私小说。”他还批评到：

有岛“把对他来说直到临死之前一直是种重负的父亲和农场这一最大的课题，仅仅是通过《亲子》这种形式的文学才得以探索。而且，就连这种探索，他也只有靠用——‘他’和农场的无缘、把父亲的年龄定为七十二岁、‘不知自己的工作生活会怎样’而靠父亲养活、恐怕那以后也会是如此不变的非生活

者性的‘他’——这一系列的虚构才能维持其真实性。《亲子》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显露出了有岛及其文学的悲剧性结局的全部背景。”

还说：“《亲子》是把他和他的文学作为悲剧来完结的。”

高山亮二的《亲子》论如前所述，主要是围绕作品成立问题而展开的。涉及作品内容问题的主要有如下言词。“事实上，反复读这篇作品时，感到他对农场个人所有问题有‘忍耐终将被打破’的愤怒，同时作品的后半部分，随着父亲讲述起对孩子们的心情，又让人感到他对血缘抱着不可思议的心思，这很让读者迷惑。”

山田昭夫^{<7>}认为《亲子》是一篇“变则性的私小说”，从有岛对农场问题的态度角度说：“在这部作品的底层，或多或少让人感到有一种思绪上的微妙的阴翳的摇曳。”

坂本浩^{<8>}从〈家〉的问题的角度出发，把《亲子》和《与幼小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有岛武郎的〈私小说〉远远超越了仅从情感方面想要获得解放的“自然主义式的〈家〉的认识”，而是从合理地改变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家的问题的。

福本彰^{<9>}对作品的虚构部分的内容进行了解释，认为《亲子》是有岛为自己针对农场问题没能和父亲抗争到最后所做的辩解，从这一点，福本视点所看的是有岛武郎的“自我欺瞒性”。

安川定男^{<10>}对这部作品提出了以下疑问。“在父亲去世后，一直作为悬案的农场解放问题终于得到了实行。然而，从农场解放实行的前一年七月算起已经过去了八、九个月之后，有岛又重新把围绕农场问题的父子对立提出来作为主题，其意图何在，因决定性资料的缺乏难以理解。”同时他说，在这部作品中没有能让人看到他突破创作力的衰退的强有力的色调。

此外，菊地弘^{<11>}从这篇作品所看的也是“后退的姿态”、“主人公批判力的丧失”。

前面提到过的外尾登志美的论点是，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父子之间的爱的构造，认为财产私有制度下的爱是人类性的爱被牺牲了的爱。由此他主张说作品表达出“作为有产阶级而生的悲哀”，从而把这部作品看做是有岛的作为有产阶级的挽歌。

内田满（前出）就《亲子》结局部分的“一定干到底”这句话的含意，否认高山亮二、山田昭夫、外尾登志美及福本彰等的说法，赞成西垣勤的主张，说它并不意味着解放农场。但他同时也否认西垣勤的“一定干到底”意味着“自立的意志的表达”之说，说那“只不过是离死期不到两个月前的有岛对自身的盲目的鼓励而已。”并做出结论说：有岛“在解放（放弃）农场后，落到了这种写私小说的地步是他作为作家的最大的悲剧。”

森嶋邦彦_{<12>}注意到作品结尾部分的“雄大的自然的身姿”这一描写，和农场解放结局的不顺利相关连，读解有岛心理上的〈宿命〉意识，说：“只能是无力地沉默着的自然就是《亲子》结局的地平线，”“‘只好在自然面前沉默别无它法’的还有《亲子》的主人公，在这里透过《亲子》主人公的绝望可以听到（四月十二日拂晓）的作者的心声。”

针对前面内田满的以上见解，江头太助_{<13>}表示有岛和父亲就农场问题的意见之争并不能简单地用〈虚幻〉二字处理掉，主张：“该鉴于这部作品是初次把有岛生涯中最重大的问题批露了出来这一点来看它的重要性。”并强调：“就是在‘农场解放（放弃）后’有岛也决没有改变他的姿态。”

但江头先生并不否认作品中有一抹阴影，说：“有岛的阶级自我限定促成了他的决心和姿态里有《文化的末路》（大正12·1）式自觉的萌芽。”

（二）

如此回顾一番《亲子》的研究史后，可以发现到，至此的《亲子》研究都是从“晚年有岛”的意识出发的，以致于使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几乎都很难摆脱消极评价的因素。想从作品中挖掘积极意义的研究家也没有否认作品中有阴翳意识，而更多的是为作品下了〈悲剧〉的结论。

的确，如高山亮二和安川定男所说，有岛武郎在既已实行了农场解放（放弃）以后，又重新把围绕农场父子意见对立这一内容作为小说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其内容写的又是：父子意见对立冲突之后，儿子听到父亲为了孩子们着想的一番表白而为之折伏，原本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决意沉落到了心底，这样一种败北的结局，其意图何在，着实令人费解。以上的《亲子》论也多是这一疑问出发而展开的。各论都着重分析了有岛态度的变化，把它和有岛接近晚年的心绪相联系，或说有岛在解放农场后姿态心态发生了变化走向悲剧；或说姿态没变，但

不否认心态上、作品中有阴影。

(1) 以上各论中，有论晚年有岛的绝望心理的。这种分析也许未尝不可，但如江头先生所说把这样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当做题材，有岛本人的创作意图决非是为表达绝望心情的，这是不问可知的。这种分析可以说是属于读者从作品中感觉到的气氛和色调的方式，重视直觉虽很重要，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难免陷入具有主观色彩的读解。

(2) 众研究家多主张〈悲剧〉之说，可以说其中大部分是以主人公未能与父亲抗争到底为分析的出发点的，加上是农场解放后旧事重提，于是把它与有岛的自杀相关联，从文学和人生两个方面说他的晚年是一场悲剧。我认为，有岛武郎的死是他为了保证自己的尊严不受侵害（不受情人秋子之夫的恐喝与威胁），也是为了自己的恋爱不受制度（在这里限指大正时期当时的婚姻制度）的羁绊，作为一个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为获得精神自由所作的一种抉择。他的强烈的决心和意志从他和足助素一商谈自尽时的言行中可以看到。这种有主体性的基于强烈意志之下选择的结局不能说是悲剧。

(3) 也有说这篇作品是在为自己实行农场解放的迟缓及其原因——有岛与父亲抗争的不彻底性做辩解。我赞成小说结局部分的“一定干到底”的含意不言自明指的是解决农场问题的决心。依我看文中主人公深感父爱的真情才是使决心受挫的原因，如此看来深感父爱、深受感动——不可思议的血缘意味着什么，在理解作品意图上将起关键作用。而有岛本人不愿伤父亲的心也无可非议是他的真情。实际上，农场解放已成既定事实之时，事实胜于雄辩，对于有岛来说，一定不曾感到过为此做辩解有任何意义和必要，事实上也不是在做辩解。

《亲子》评论的另一特点是不曾摆脱〈私小说〉这一概念和意识的困扰。很多家研究家都有意识无意地把这部小说定格为〈私小说〉即便对作品中虚构部分有所考察，但所做结论是依然没有否认作品的〈私小说〉性。这和前述消极性的评论结果不无相关，可以说是消极性结论诞生的土壤。该如何看待这一点，在如今依然有必要重新检证。

(三)

反复阅读〈亲子〉这篇小说，总是感觉到结局部分的“不可思议的感动——那让人感到似乎是只有可能来自于血缘的一种热呼呼的，然而同时又让人感到一种

寂寞的感动，要从他的眼睛里挤出泪水来”这句话含意颇深。来自于血缘的感动指的是为父亲的爱心感动，而这又让人寂寞的感动是指这种父亲的爱心反而让儿子不得已压抑自己，不能为自己的理想而行动。正如外尾所说这种父爱是私有制下的，为儿女辛勤劳作置财产的爱，为一己之爱在此与儿子的为他人着想的广泛的爱相冲突，也就是无视人类爱的一种爱情，《亲子》中的这一种父爱正是使主人公的决心受挫的原因。我认为作者在此是在有意识地揭示这一点。也就是说在此虽是旧话重提，作品所要表达的问题的重心不在农场问题该如何解决，以及态度问题该如何，而在于〈爱〉—有岛思想上的最大课题—的问题上。虽然农场解放本身及解放之后的农场问题都还包含着种种问题有待于认识，有岛本人已为农民提供了发挥主体性的环境，农场的结局则决定于农民们的意识，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思考人的意识、互助与爱心的问题，是有岛这一时期的主要课题。

但作者的意图不仅在于揭示主人公受挫的原因，作品最后一文“雄大的自然的身姿远远地在他的面前展开着”似乎暗示着，主人公在思考大自然的意志之下的父子之爱该是怎样的一种爱。从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这部作品给我们的暗示来看，在作者的意识之中，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父子之爱是影响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在《与幼小者》中也描写了父子之爱，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爱，与《亲子》中的父子之爱有怎样的关联的调查，不仅是了解《亲子》的创作意图的关键，也将是理解有岛思想的一个关键。

《与幼小者》以父亲面对孩子倾谈的口吻回顾了孩子们的诞生和家庭的组成、自己的烦恼和爱的滋生，向孩子们介绍已经逝去了的母亲为了孩子们付出了一切的爱，倾述自己对孩子们的爱和希冀，给孩子们介绍了贫苦的U氏的情境，告诉孩子们要超越父亲。

(一)

下面为了分析《与幼小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中父子之爱的内涵，先简要地考察一下《与幼小者》的研究史。

《与幼小者》的评论自同时代开始，评论较多。同时代批评中，首先有江口涣的一句话引人注目。“近来被称为佳作的《与幼小者》中的父亲对孩子的爱并不是什么超越了常识性的东西。……恐怕这是为他的本来是极为主知性的基础之上的哲学有意识地穿上了主情性的外衣而引起的破绽吧。”（《有島武郎論》〈文章世界〉大正7年4月号）

之后，福士幸次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像《与幼小者》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方面文中尽是充满了慈爱的语句，可同时却又怎能吐露出让人豫想到将来父子反噬那样黯然而又悲壮的语言呢？”（《有島武郎論》〈新潮〉大正8年2月号）

宫岛新三郎认为《与幼小者》是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不加修饰地放到作品里去的一篇。”（《有島武郎論》〈早稻田文学〉大正8年2月号·3月号）并且说这部作品在有岛的作品中不属于描写黑暗面的，是描写光明面的作品。在这里有岛的爱的人生观是“光明的人生观，而且是最强有力的、最有意义的人生的暗示，”有岛“从对人生的否定走向了对人生的肯定。”

石坂养平同样也认为作品中“作为有智识的父亲对孩子们的真情真的表露了出来。”但他批判有岛主张的〈爱〉到了《爱是恣意夺取》时，“不管说明有多么精妙，但爱是为了夺取才给与的体验之主张表明有岛终究不能拥有庶民性，而最终导致自我主义者、孤立主义者的结局。”（《有島武郎—关于其思想倾向》〈帝国文学〉大正8年10月号）

斋藤勇认为《与幼小者》是有岛武郎著作中的压卷作品，“是怀有满腔爱情的父亲对失去了母亲的爱子的祝福，”也是作者自身的“向善性的自我扩充式个性的发展。”

同时代评论之后的评论家中，伊藤整说^{<14>}有岛武郎是“激情作家”，但在作品中为了遵守尊重个人的理性框架，“对自己的孩子讲述时也尽量冷彻地努力做到有论理性。”

前面介绍过的坂本浩说作品中的母亲安子是“无我地实行爱的实体”。

渡边凯^{<15>}说《与幼小者》是一部“根扎于父性爱的手记”，其中表现出的感情是“人类最富于人性的原感情”。还阐述到，把U氏一家的问题摆到孩子们的面前是出于有岛的父性爱，有岛对U氏一家的关心是出自有岛的人道主义的〈广泛的同情〉。

大里恭三郎^{<16>}则说U氏一家的问题的提出是“想要将家庭内的死转化为社会性的死”，是有岛的思想性的反映。从有岛留下遗孤自尽，说：“如果想要把有岛的对孩子们的爱看成超越了一般常人的感情的东西，那只是一种错觉，”主张《与幼小者》是有岛的“另一份遗书”。

神谷忠孝^{<17>}也提及了普遍性的问题，说有岛是“希冀个人的经验具有普遍性”。提出了《与幼小者》是“给孩子们做的鼓励之书，同时也是为鼓励卑小的自己的自戒之书，”并有“想从妻子那里来的精神桎梏解放自己的意图。”

(二)

关于《与幼小者》的评论，仅以上这些议论就已论点各异，足可以看出作品内容涉及问题范围之广。(1)首先，就〈情〉的问题，可见以上部分研究家持的是肯定态度。承认作品中流露出的感情是“真情”，就连作品中流露出的悲哀也是“富有人性的原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父性爱”。我认为这些观点是符合作品内容的读解。

(2)其次，有从〈情〉与〈知〉方面看作品的，江口涣说的是给〈主知〉穿了〈主情〉的外衣，相反，伊藤整说是给〈激情〉装上了论理性的框架。在此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些欠妥，我认为对作者有岛来说〈情〉是他的思想以及文学的出发点，也是其基础内容，〈理〉是他的方法论。追求〈真〉，把真当做最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的有岛，在伯格森式的认识方式下，最终的认识是〈情〉是真正的〈真〉。这也是贯穿《与幼小者》与《亲子》两部作品的主题。

(3)不言而喻，在〈情〉的问题中，有岛最重视的是〈爱〉，可是前面介绍的各论关于〈爱〉的解读各不相同。概括地说有“未超越常识性的对下一辈的爱”、“为了夺取才给与的爱”、“人道主义者的父性爱”、“安子的无我的母性爱”、“充实自我个性内容的爱”等。

(三)

在此我将把视线集中于作品内部，顺沿作品的内容看有岛意在传达一种什么样的爱。有岛本人在作品中很明白地指出这部作品的创作目的是：

我想在这个世上有人多么爱你们，及这样的事实对你们来说永远是必要

的。(中略)……我想我们的爱一定会温暖你们、安慰你们、鼓励你们，这一定会让你们的心体味到人生的可能性。所以我要写下这个东西给你们。

如此作品的创作目的也是为了传达爱。分析出爱的性质，主题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作品中的〈爱〉按形式划分有三种：母亲的爱、父亲的爱、对他人的爱。

(1) 关于母亲的爱，有前文中介绍的“安子是无我地实行爱的实体”(坂本浩)一说，有岛本人也在文中用了“为你们用尽了爱的母亲”的说法。按常识性说法，安子的爱是献身性的爱，细读文章内容可知，有岛的如上说法是有意从常识性角度而发的。有岛在讲自己的母亲时，说“自己的幸福是在于母亲自始至终是一个人，而且现在还活着。”又在讲自己为什么不迎娶后妻时表示因为有三个孩子也是有顾虑的原因之一(《我不迎娶妻子的理由》)。作品中也处处隐现出对他人不完全信赖的一面，比如保姆放着婴儿不照顾，孩子们也不愿接近他人等叙述，可见有岛的想法里有对亲生母亲的爱的绝对信赖，说母亲的爱是孩子们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养分”。有岛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缘于他看重生身之母的爱本能性，反过来说就是有岛是把安子对孩子们的爱看成是本能的爱的。

在描述安子和孩子们的关系时，有岛还侧重描写了孩子们的反应，是孩子们见到母亲时的欣喜之情的自然流露和对母亲的无尽的信赖和爱。特别是由于安子用心嘱咐不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死，在安子去逝后有岛看到过孩子们“跑到母亲的相片前，快活地说‘妈妈好!’”看到这情景，有岛说“自己看到了一个无劫的世界。”安子的爱使得孩子们在她死后也依然继续爱她，她则永远活在孩子们的心中，这是安子的意志所致的结果。有岛在安子的死后还看到了安子的这种志向于永远的爱和生命的意志，于是特意把它讲给孩子们是有意地强调〈爱〉有“夺取”性，爱别人是可以丰富自己的爱的世界的。因此，同时也可以说〈爱〉的这种“夺取”性意味着获得更多的爱来丰富自我个性。这是有岛对〈爱〉的具有独特性的思考和见解。

有岛在此讲的东西对孩子们来说似乎有些较难以理解，但他是从感性角度来传达这些内容的。当然我们可以推测出有岛既然把这个作品公之于众，必定是除了三个孩子，在他的意识里还有更多其他的读者。意在通过母亲安子的爱揭示爱的“夺取”性即丰富充实自我的本质。

(2) 对作品中的父性爱的理解中，如前介绍有说其无任何超越常识之处的看

法，并由此说作品不过是遗书罢了；或说是对下一代的爱，可解释为对种的保存式的爱。而有岛自身的认识是自己之所懂得了爱这是孩子们教给他的，其中内涵的意思有两个：从母子之爱中，自己知道了爱的“夺取”的本质；与自己爱孩子而得到了孩子的爱的事实再次认识了爱的真谛。在《爱是恣意夺取》（初稿，1917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对仅仅是自己的保存有了保障是不会得到满足的。我永不停息地被一种愿望所驱使着，那就是要积极地推广自己，充实自己。

他的对孩子们的爱也同样，并非是仅出于种的保存的需要，而是有进一步的意义的，就是为了自我的更加充实。在此至少可以说有岛意识中的爱是前面评论不同的。而且他希望孩子们能对困苦的邻人U氏一家发生关心，仅从这一点看，也不能说有岛的父性爱仅仅是局限于凡俗的爱。他对〈爱〉的认识已很清楚，是把它与人的个性发展密切联系起来的。

最重要的是被理解成“父子反噬”的有岛的话，并非是预言将来的父子反噬，而是鼓励孩子们勇敢前进的。比如：

- 时代不断的推移下去，将来你们的父亲我在你们心中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无法想像，恐怕会像如今的我嘲笑着即将逝去的时代一样，怜悯嗤笑我腐旧的心。为了你们我希望你们这样，如果你们不毫不客气的把我当做踏脚台超越我前进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去，就是错的。
- 你们要像把倒毙下去了的父母吃尽而积累了力量的小狮子那样坚强勇敢地扔掉我走上人生。
- 你们要从我倒毙的地方迈出新的一步。

不仅如此，有岛对孩子们的期望的最主要内容是超越自己，子辈超越父辈这意味着进化，这一父性爱是祈求进化性的爱。

（3）有岛在希冀孩子们超越自己的同时，还提示了一个方向，就是U氏一家的的问题，他说：“你们母亲的死足以把你们的爱扩展到那里的”，表示希望孩子们从自己母亲的死学会关怀他人，将来好去弥补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

即为孩子们提示出另一种〈爱〉——对他人的爱。就这一个问题，如前介绍，有说他是“希冀个人的经验具有普遍性”的。可是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适当的。还有认为他这一想法是立足于人道主义的，这也不符合有岛的意思。

他曾在《一切或无》中借主人公之口说道：“你们的贫乏的灵魂会把全人类都变成人道主义者的。”批评人道主义者主张的爱不能充实自我的精神世界，因为人道主义者的爱的主张是为他人，有岛主张从为自我个性的发展的需要去爱他人才是不虚伪的，是不断某求进步的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在《爱是恣意夺取》（定稿）中，有岛以基督为例，阐述了基督的爱给了无数的人而获得了无数人的爱，充实发展了自我，说基督的爱并不等同于后来形成的“爱是好不吝惜地给予”的观念。他希望孩子们关心邻人，这和一般社会通常所说的人道主义博爱式的关心邻人是有界限的。到此我们可知，他希望孩子们通过母亲的死去理解更多社会上的困苦，这不是为了“希冀个人的经验具有普遍性”，个人的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不是人的主观希望所能如何的，有岛是在用孩子们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们行动要从自我内部自发性的要求出发，任何为了外界而不是自我的生活及行动都难逃虚伪性；在认识事物时，要用自己的心去认识，不要受外界左右，说“关键是在于自己的心”。

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父性爱是有岛向孩子们所做的一种暗示：为充实内部自我精神世界的爱，出自为了“夺取”更多人的爱来充实自己的要求，所以要去关心更多的他人。

三

虽然《亲子》与《与幼小者》两篇作品之间创作时间间隔有四年半之久，但两者之间依然给人一种是连作的感觉，其原因不仅是在于两者都取材于父子之间。

（一）

再审视《亲子》中的父对子的爱，《亲子》是以儿子为父亲的爱而压下了决战的决心为结局的，在整理了《与幼小者》的父子爱之后，更易看到竟然使儿子搁下决心的父爱问题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使主人公败北的方式登场的父

爱与《与幼小者》中的母亲安子的爱及父亲有岛武郎的爱同样是出于本能，出于真情。《亲子》就是以承认这种真情为结局的。

如果把《亲子》中父子是取材于有岛武郎和他的父亲有岛武这一事实加进来进行考虑，《与幼小者》中的父亲那由衷地祝愿孩子们不要顾虑父亲，要把父亲当做踏脚石，或是像小狮子那样把他当做养分吃掉的有岛武郎的心情就相当容易理解。因为他是为知父爱反而受之束缚而经历了痛苦的败北、压抑自我个性发展的创伤的。读过《亲子》再看《与幼小者》，《与幼小者》中那些为鼓励孩子而发的话为何那样带有强烈的伤感气息也就很清楚了，《与幼小者》的创作意义才得以彰显。

(二)

《亲子》中父子间围绕的问题是农场问题；《与幼小者》所举的事例是U氏的问题。问题虽不同，性质同是在于对他人的关怀方面。

两对父子爱之别是：《亲子》中父亲对子的爱是为子的生存考虑办置财产而不顾他人的生活，但也是出于本能和真情；《与幼小者》中父亲对子的爱也同样是出于本能和真情，但是还向儿子传达了该有关心他人之心的认识。前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后者是为了相互扶助式的生存。

《亲子》中的父子取材于有岛武郎和他的父亲有岛武，《与幼小者》又是有岛武郎为儿子写的作品。恰好是祖父—父亲、父亲—儿子这样三代两对父子关系，从单纯是考虑一己之子的个人生存的爱，到由己及人考虑相互扶助而生的爱，这种形式给我们展示了一种进化，这正是《与幼小者》中的父亲所祈望渴求的。

(三)

两篇作品的另一共同特点是，两对父子情的背景的远处都有一幅大自然的风景。

《与幼小者》里展现的风景是这样的一幅画面：“广大的天与地之间，刹那之间一位母亲和一个孩子就出现了”，那之后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也同样相继诞生。可是在这个新家庭里，父亲有岛因为自身所抱有的思想上的苦恼，“有时后悔自己在生活的旗帜还不鲜明的情况下就结了婚，”也憎恨过孩子们的诞生。可是最终他懂得了爱。教他学会了爱的，一个是他对孩子们粗暴之后感到的寂

寞；一个是由于安子罹病，“命运惩罚我的自私和欠缺理解的一天到来了”，这个家庭开始了和病魔作斗争的生活，在这一生活当中，“不知不觉我们就永远也分不开了。”这里的〈命运〉可以理解为大自然的意志，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意志让他学会了爱，不愿寂寞也是人的本能，同样“本能可以认为是指大自然的意志”（《爱是恣意夺取》定稿）。在大自然的意志之下，新的生命和家庭诞生了，也孕育了新的爱。

《亲子》中，儿子为父爱而感动，并感到一种寂寞，那天夜里，他目送着年老的父亲，走到外窗边远望外边时，“北海道的远山深处的夜更深了，雄大的自然的身姿在他的面前远远地展开着。”主人公不言中的思考通过这一画面传达了出来，就是他虽然为之寂寞但也为之感动的父爱尽在大自然的掌握之中，这种父爱也是大自然的意志，是一种本能。但他之所以寂寞，是因为他为这种爱而在压抑自己的心情自己不能去为他人着想，是意在暗示大自然在通过让他感到寂寞而思考更进步的父爱该是怎样的。于是因为有了这一思考才有《与幼小者》中的希冀超越自己的父亲的诞生。

将两篇作品相对照读解，可看出，首先作者将两种父爱都视为真情，“败北”告诉我们作品中有尊重真情的姿态；同时，虽都是真情，一方是出自为种的保存的在私有制下个人利益优先的形式的爱，一方是有相互扶助含意的为了他人而最终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爱，暗示后者为有进化意义的爱；并且这是大自然的意志。

四

后退一步，先读过《与幼小者》，再读《亲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有岛的最后之期所关心的问题依然是他多年来一直追求思考的问题。其中单就父子之爱的问题，在写《与幼小者》时就已得到了解决。关于爱的本能性和谋求进化性的认识，在写作《爱是恣意夺取》时，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旧事重提，拿出《亲子》问题，可见有岛的创作已离开了为解决个人的思想问题而进行创作的阶段。从他的社会活动也可知，这一时期的他的关心广泛地涉及到了各种社会问题。缓慢地变动的社会中，意识的进步也相当缓慢，就是在他解放了农场之后，相互扶助的意识依然在社会上没有扎根成长，这也是他的农场虽是获得了自由却迎来了不理想的结局的因素之一。面对这一切，他意识到农场问题

虽在他的方面，作为良心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在人们的意识底里，由于相互扶助意识发展得迟缓，还不成熟，像父亲那样的人物依然为绝大多数。同时，农民阶层中同样也没有滋生出互助共生的意识，这一切使得他去思考人与爱，去思考爱他，助他思想的存在必然性，通过对爱的考察，他表达了，人为了充实自我的内心世界的爱他感情是不虚伪的，对人类来说意味着将来的发展，是有未来的。于是产生了这篇更面向社会的小说。正如江头先生指出的那样他的姿态是没有变的，同时我还要说，这部作品里并不存在阴翳。

结语

《亲子》和《与幼小者》都取材于有岛的个人生活，在著作集《〈与幼小者〉广告文》中，有岛这样写到：

这一集里收进了我的小品七种，有的作品里相当程度地采用了我的个人经验。（中略）……是被文坛的一些人批评为为没有生命的平面描写的，可是我毫不畏惧地将它们收进著作集中，因为我并不以这些作品为耻，而且它们都是和我的生活分不开的。<18>

虽然这段话并不涉及《亲子》，但他拒绝把他的作品单纯地当做〈私小说〉来读，是无可置疑的。可以说这是他一贯的创作态度，当然关于《亲子》的创作，也有同样意义。有岛的作品不论取材如何，意在一种暗示，《亲子》和《与幼小者》暗示给读者的是〈爱〉的本质和〈爱〉的要求，他提示出的关于〈爱〉的思考是至今也称得上具有崭新意义的概念，是盼望社会进步的暗示。从〈私小说〉的角度来读解有岛的作品是有限的，是难以读到这层意义的。有岛说：“我不得以只好寄希望与隐藏在语言后面的暗示，即使语言不为我表达，他身后的稳重的睿智的独生女暗示是不会辜负我的，向需要我的去传达我。暗示是馈赠给人类的最优秀的女儿。”

注：

- ①外尾登志美 「『親子』—有島武郎の挽歌」（『日本近代文学』第27集 昭和55・10）
- ②内田 満 「『親子』覚え書」（同志社国文学）第23号 昭和59・3、のち、『有島武郎・虚構と実像』1996・5・7、有精堂出版に収録）
- ③高山亮二 「有島武郎晩年の一問題—小説『親子』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北方文芸』昭和44・7）
- ④瀬沼茂樹 「白樺派の文学—有島武郎—」（『岩波講座文学4、国民の文学（一）』昭和29・1）
- ⑤本多秋五 「『白樺派』の文学」（昭和35・9、新潮文庫）
- ⑥西垣 勤 「有島武郎、その青春」（『クロノス』第3号 昭和38・1、のち、「有島武郎の青春—『親子』の背景」と改題して『有島武郎論』昭和46・6・10、有精堂出版に収録）
- ⑦山田昭夫 「文庫」第4号（昭和49・3）
- ⑧坂本 浩 「『親子』から『小さき者へ』」（『有島武郎研究』昭和47・1、右文書院）
- ⑨福本 彰 「『親子』論への一里程標」（『作品論有島武郎』、昭和56・6、双文社）
- ⑩安川定男 「生活改造と最期」（『悲劇の知識人 有島武郎』、昭和58・1・10、新典社）
- ⑪菊地 弘 「有島武郎覚え書（五）—『或る女』以後—」（『文芸年誌』昭和59・4、のち、「『一房の葡萄』ほか、『親子』」と改題して『有島武郎』昭和61・10・25、審美社出版に収録）
- ⑫森嶋邦彦 「『親子』論」（有島武郎研究叢書（三）・有島武郎の作品（下））1995・8、右文書院）
- ⑬江頭太助 「書評 内田満著『有島武郎・虚構と実像』を読む」（有島武郎研究会編「有島武郎研究」第2号 1998・11、右文書院）
- ⑭伊藤 整 「有島武郎」（『伊藤整全集19』昭和48・9、新潮社）
- ⑮渡邊凱一 「『小さき者へ』と『生れ出づる悩み』」（『晩年の有島武郎』昭和53・7、渡辺）
- ⑯大里恭三郎 「『小さき者へ』論—もう一つの遺書—」（『国文学・解釈と鑑賞』昭和64年2月号、平成元・2）
- ⑰神谷忠幸 「『An Incident』・『小さき者へ』」（『有島武郎研究叢書（二）・有島武郎の作品（中）』1995・5、右文書院）
- ⑱作品の引用はすべて『有島武郎全集』（筑摩書房）による。すべて筆者訳。